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3

婆婆生气了

添乱,那我才是添乱,哪天我也走,省得你们厌烦。”

“妈——”张春梅忍不住叫了出来,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那你是什么意思,你倒是给我说说。”老太太越说越来劲,好像病痛消失了。

“妈,我不跟你吵。”

“吵?什么叫吵?我是跟你讲道理,我们倪家就没有不讲道理的人……”老太太说话常常以倪家人自居,下意识地吧张春梅排斥出去。张春梅不在乎这些,她就知道一点儿,自己占理就行。

张春梅父母去世早,所以她也并没有太多与上一辈老人接触的机会。她一直告诉自己,要不卑不亢,可她这一套职场法则拿到家庭里来,不是十分好用。婆婆都喜欢会讨好自己的媳妇,对于张春梅这样认死理的媳妇,婆婆们总会痛击之。

张春梅听着婆婆的唠叨有点出神,再回过神来,听见婆婆又说:“不说话了。教育孩子,不是说都要高压,你看我这几个孩子,就拿伟强来说吧,我也没天天吵他骂他,他不也成才了吗,孩子都要以鼓励为主。”

斯楠从屋里探出头来说:“妈,你听到了吧,以鼓励为主,奶奶的话你还不听吗?”春梅愤怒地说:“你这死孩子!”老太太忙说:“呸呸呸,好好的,什么死不死的,小梅不是我说你,你就是说话

不注意,还是个文化人呢。”春梅浑身骨头一松,所有疲惫都好像要从她身体里跑出来似的,她叹了口气说:“妈,晚上想吃什么?”

老太太不理她,只顾着跟孙女斯楠聊天。在老太太看来她们才是亲祖孙,张春梅是个外来人。

春梅站起来,走到老太太的卧室,朝被子底下一摸,凉的。完了,前天刚换的床单,又被老太太尿湿了。张春梅仰着脖子,刚想喊出一个“妈”字,但她脑筋一转,又及时地收了声,一个“妈”字卡在喉咙里,仿佛一块鱼骨,难受只有自己知道。

是啊,老太太小便失禁,也不是她想这样的,是实在管不住,用尿不湿吧,老太太嫌没尊严,用老太太的话说就是“我多大了,让我用尿不湿,以前你老公的尿布都是我洗的”。可床单被尿湿了,还得她张春梅洗,这不是洗尿布,而是洗床单、晒褥子,劳动量可想而知。

她喊又有什么用?伟强能帮她洗吗?不能。斯楠能帮她洗吗?也不能。老太太能自己洗吗?更是不可能。张春梅只能忍辱负重,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。

她自己也想不到,她这个当年中文系的才女加美女,在全年级中诗歌写得一流的诗人,有朝一日也会沦落到给人端屎倒尿的地步。人生的转变,就是如此无奈,管你是什么才女美女,最终都变成黄脸婆。

张春梅手里拿着刚换下来的床单,一屁股坐在地板上,四周暗暗的,老太太和斯楠的声音从外面传过来。她闭上眼,想要清静几分钟,可家里家外一件又一件的事,仿佛过电影一般,在脑海里快速地飞转着,春梅只好睁开眼。

面前是面大衣镜,是她结婚时买的,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,十几年来春梅每天都站在这面镜子前穿衣,但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在黑暗中借着暗淡的光线看自己的脸。

她老了,眼角有皱纹了,脸上的皮肤也松了,在黑暗中看着甚至有些狰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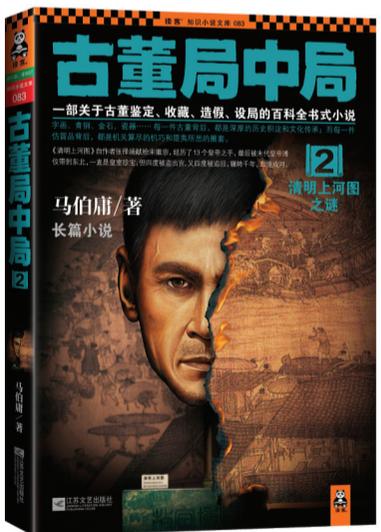
春梅赶紧逃开。

清静让人思考,思考让人看清现实,现实让人恐惧。春梅还是打算继续干活,她不愿多想,也不能多想。

烧饭、洗衣、管孩子、伺候老人,这是她每天必须面对的事情。这就是人生。点点滴滴一下子都涌上来,瞬间淹没了那点儿不切实际的浪漫。春梅不再是女诗人,而成了一个“女湿人”——生活的倾盆大雨,把她淋得狼狈不堪。

等一桌饭菜摆在餐桌上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。春梅问:“妈,伟强怎么还不回来,他还回来吗?”老太太嘟囔道:“我哪里知道,你们哪件事向我汇报过。你要记住,伟强是你的丈夫,你都不关心他吗?”春梅百口莫辩,只好给伟强打电话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0

柳暗花明

要保证以后不再继续申诉,而且要乖乖地说出你知道的樊沪号的事。”

樊波长出一口气,说:“我要那幅画。”然后他又说,“等你们送过来画以后,我才会告诉你们樊沪号的事。”

我和刘战斗离开阁楼,回到他的办公室。刘战斗对着我的面抓起电话,说赶紧给我送一幅夏圭的《云山烟树图》来。半个小时以后,一个秘书送来一幅画,刘战斗把它摊在桌子上让我看。

刘战斗说:“这算是我的得意之作。你看,这绢是双丝绢,匀净厚实,是最好的院绢。”

“什么是院绢?”

刘战斗以为我是不放心,便给我讲解道:“宋代作画用绢,质地分为两种,一种是单丝绢,一种是双丝绢。双丝绢的经线两根一组,纬线为单丝,交错时经线一根在上,一根在下,比单丝要致密紧凑,能够历久不散不坏。这种绢在当时制造难度很大,只有御用画院才用得起。还有一种贡绢,质地更好,那只有皇家独享了。”

我低头看画,发现绢黄分布得很均匀,而且透着纹理。我用指头擦了擦画,居然没有掉色。

“做旧做得不错。”

“那当然了。这就是梔子、红茶加橡子壳这个配方的作用了。”

这三样东西,原来是给书画做旧用的。

“事不宜迟,咱们走吧。”刘战斗看我沉默不语,催促道。

“不成。”我皱着眉头说,“五脉的规矩你都忘了?去伪存真,绝不造假。拿这么一幅赝品给他,置明眼梅花的规矩于何地?”

我不慌不忙地说:“我问不到樊波的消息,就办不成刘老爷子托付的事。事情办砸了,我就得回北京去给他老人家赔罪。”刘战斗眼神阴沉地盯着我,我也一直盯着他。

刘战斗别无选择,只得恨恨地说:“好……你够狠!”他抓起电话,用上海话说了几句。我没听懂,但也不怕他要什么花招。

过了一会儿,刚才那个送画的秘书又出现在门口,这次他手里抱着五个卷轴。刘战斗接过来关好门,把卷轴一一摆在我面前的桌面上。

刘战斗的嘴角露出一丝不屑:“你不是要真品吗?我给你放在这儿,你自己找。”

我低头看着这五个卷轴,丝毫没有犹豫,伸手拿起左边第二个卷轴。刘战斗整个人傻在那里,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鹅蛋。我看到他的表情,就知道自己选对了,这个卷轴是真品。

“怎……怎么可能,你都没打开卷

轴看,怎么可能选中!”刘战斗声嘶力竭地说。

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,说:“很简单。你的秘书进门送画的时候,右手抱着四个卷轴,左手只握着一个卷轴,而且还没有握实,怕伤到画面。我想这位称职的秘书,肯定会对真迹格外小心保护吧。”我拿起那幅夏圭的《云山烟树图》真品,离开了刘战斗的办公室。

随后我赶到樊波家里,樊波一看此画喜出望外,说樊老掌柜原来是给别的大当铺做朝奉的,后来自己攒了点钱,在1927年独立出来,开了这么一间古董铺子,叫我做帮手。

“樊沪号有没有留下档案文字什么的?他最好的几个朋友你还记得吗?”我问。樊老掌柜的好朋友,肯定都是古董圈里的,说不定能知道樊老掌柜收购缺角大齐通宝的内幕。

樊波想了半天说:“跟老掌柜最好的,应该是一个叫周顺勋的先生。”

“哪家铺子的老板?”

“不是卖古玩的,是晋京汇银号的经理。老掌柜常说,没有周先生帮忙,就没有樊沪号,让我见到他一定要客客气气的,不可无礼。”

我眼睛一亮,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